

新中華叢書

文藝彙刊

黑

女

蕭伯納著
錢歌川譯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The Dark Lady of the Sonnets

by Bernard Shaw

黑

新中華叢書
文藝彙刊之一

蕭伯納
錢歌川
著譯

女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序

這集子裏所載的幾篇戲劇，是新中華創刊兩年來所發表的短劇的總集。我這樣說，讀者當然馬上會記起創刊號上熊佛西先生的屠戶來罷，不錯，那篇東西因為有三幕，雖然還是很短，但我們却把它認為長劇，而另出了一個單行本了。新中華為什麼登得這樣少的劇本呢？這句疑問的答案，除了「抱歉得很」四字以外，本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不過人們老是愛強詞奪理，所以這兒編者的理由是，（一）劇本沒有頂短的，新中華的文藝篇幅有限，很難找到適當的材料，（二）大多數的讀者，都愛讀小說，不願看劇本，（三）投稿中幾乎沒有劇本。

至於說到本集所收各劇的內容，讀者一讀自知，似乎用不着我在這兒解說，作家——尤其是蕭伯納和獲一九三四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比蘭台維，也都是毋庸介紹的。序文有什麼好寫呢？就是這樣算數罷。

編者

黑女目次

序

黑女（蕭伯納作錢歌川譯）·····	（一）
敗北（高爾斯華綏作錢歌川譯）·····	（二五）
阿拉伯人的天幕（鄧塞尼作楊維銓譯）·····	（四五）
成名以後（比蘭台羅作楊維銓譯）·····	（七）
搜索（錢歌川作）·····	（一〇五）

黑女

英國 Bernard Shaw 作
錢歌川 譯

世紀末一五〇〇——一六〇〇。仲夏夜，在俯瞰着泰晤士河的，白廳皇宮的臺地上。皇宮裏的時鐘每隔一刻鐘敲一次，現敲十一點。

一個衛兵在守衛着。一個穿着外套的男子走將近來。

衛兵 站住。在那兒走着的是誰呀？口號。

男子 哎呀！不成。我完全忘記了。

衛兵 那末，你不能在此經過。你有什麼事？你是誰？你是一個真正的人嗎？

男子 那兒的話，衛爺。我沒有一連兩天是同一個人；有時是亞當，有時是倍不利奧，隨即又變成幽靈。

衛兵〔後退〕 幽靈！菩薩保佑我們！

男子 這話真說得好，衛爺。請允許我把它寫下來；因為我的記憶力非常壞。〔他把筆記簿取出來寫上。〕我覺得這是一場好景，你一個人在守衛着，而我在月明之中像幽靈似的走將近

來。你不要那樣驚訝地望着我，但聽我說好了。我今夜是和一個黑女約好到此地來相會的。她說了去運動衛爺，拿我給她的四張地球大戲院的票子。

衛兵 豈有此理！她只給我兩張。

男子〔遞給一塊牌子〕 朋友，拿這塊牌子去，只要是在表演莎士比亞的戲曲，無論什麼時候都好看的。帶你老婆一道去。朋友也可以帶去。你所有兵營裏的人都帶去好了。那裏隨時都有很多的空位子。

衛兵 我對於那些新排的戲並不那末喜歡看。一句話也沒有人能懂，那都是全篇的對白。你不能夠給我一張西班牙的悲劇的免票嗎？

男子 朋友，要看西班牙的悲劇可得買票。你拿這個去買好了。〔他給他一塊金幣。〕

衛兵 〔喜不自勝〕 金幣！哦，先生，你真比那黑女要大方得多了。

男子 朋友，女人都是很節儉的。

衛兵 對啦。你要想到就是我們這些出手大方的人，每天買東西都要講價呢。這個女人她一生涯差不多每個晚上都得給衛士送禮哩。

男子〔面呈青色〕 沒有那樣的事。

衛兵 哼，沒有一點也不假。我敢說你今年還沒有來過第二回吧。

男子 喂，我問你：我那黑女這樣的事以前做過沒有？她常造機會和別的男子相會嗎？

衛兵 我看你不曉得反而幸福，你以為你是天下唯一的美男子嗎？一個快活的女人，原是一種溫柔的東西。却說：我却不想看見她欺騙這第一個給我金幣的先生。

男子 衛爺，明曉得一切的女人都是虛偽的，而在發見我們各自的娼婦也和其餘的一樣時，竟要為之驚訝，這不是很奇怪嗎？

衛兵 也不盡然。她們大抵是很貞節的。

男子〔偏執地〕 不都是虛偽的，都是。若是你說不對，你就是說謊。

衛兵 你不能以宮廷中的女人為標準來判斷她們。在宮裏的話，實在你可以說：無常，它的名字就是女人。

男子〔再將他的筆記簿拿出來〕 請你把那句話再說一遍：關於無常的那句話：那一句音樂的調子。

衛兵 什麼音樂的調子？我不是音樂家，真箇。

男子 你的靈魂中有音樂：在你那樣地位的人，許多都很顯著地有的。『寫』『無常！』你的名字叫作女人。『有感地反覆唸着』『你的名字叫作女人。』

衛兵 呃，那不過四個字。你是一個那樣信口說的片詞隻語的速取者嗎？

男子 「熱心地」速取者——「喘氣」哦！不朽的句子！「他寫下來。」這個人比我還要偉大。

衛兵 你玩着我那彭布洛克卿的把戲。

男子 正是那樣：他是我的親友。但是你說他的把戲是指什麼呢？

衛兵 在月光底下做詩。而且是對於同一個女人。

男子 那裏！

衛兵 昨天晚上他便站在這裏做着你今天所做的一樣的事情。

男子 也是個布洛塔斯！而我曾叫他做朋友！

衛兵 朋友就是這樣。

男子 就是這樣。老早就是這樣。『他落膽地掉轉頭去』簡直是維洛納的兩位先生！叛逆者！叛逆

者！

衛兵 他有那末壞嗎？

男子「回到原有的仁厚沉着的態度」 壞嗎？哦，那裏。人情，衛爺，那是人情。我們在發脾氣的時候，

互相對罵，像小孩子做的一樣。再沒有別的了。

衛兵 是呀：話語，話語，話語。不過是一陣風呀。如同聖經上所說的，我們將東風果腹。你却不能這樣去飼養去勢鷄。

男子 好音調。對不起。「他把它寫到簿子上去」

衛兵 音調是一種怎樣的東西。我從來沒有聽見過。

男子 朋友，那是一種支配世界的東西。

衛兵 你說的話真是奇怪。這也無妨。不過你却是一個非常上品的君子與我們不同；一個可憐的人覺得要被你吸引去了，因為你高興把你的思想分給別人。

男子 那就是我所做着的生意。但是傷心呀！世間的大部分一點也不要我的思想。

（皇宮的門從裏面開了，燈光從那裏流出來。）

衛兵 你的女人來了。我現在到那一頭守衛去。你從容地做你的事好了；我不會突然轉來的，只

要我的隊長不來巡閱。那是一個兇惡的隊長，先生給他抓住了，就沒有鬆放的。再會，願你有好運氣！「退場。」

男子 「給他抓住了，就沒有鬆放的！」「兇惡的隊長！」「好似在嘗着一顆熟梅一般」啊啊啊！「他寫下來。」

（一個被着外套的女人，從皇宮中摸索出來，沿着臺地和在夢中走着一般，這裏那裏走來走去。）

女人「像洗手一般擦着兩手」消滅去呀，可恨的斑點。這些斑點把一切都弄糟了。天生你一幅樣子，你自己又另外弄成一幅樣子。女人啲，你的坟墓永遠不能弄得清潔。用盡亞拉伯國中的香料，也不能把這隻杜德家的手弄乾淨。

男子 「亞拉伯國中的香料！」「弄得清潔！」「弄得清潔！」一個字就是一首詩。難道這就是我的馬麗嗎？「向女人」你為什麼用這怪聲氣說話，而第一次吟起詩來？你病了嗎？你走起路來就像死人一樣。馬麗！馬麗！

女人「跟着他說」馬麗！馬麗！誰會想到那女人身上會有這麼許多的血呀！大臣們把殺人的

事放在我的頭上，是我不對嗎？！如果你們是女人的話，那一定會更加機敏，而不致於把地板弄得這樣血污。不要把頭那麼提上：因為頭髮是假的呀。我再對你說一遍吧，馬麗已經埋葬了：她不能從她的坟墓裏再走出來。我不怕她：這些只合被男子玩弄的女人，而竟敢登上王座，真個非得把她攆走不可。做了的事情，已經不能挽回。消滅去呀！呸！一個女王，那許有血污的斑點！

男子「搖着她的手腕」喂，馬麗：你睡着了嗎？

（女人睜開眼睛；大驚；幾爲暈倒。他將她抱在腕中。）

女人 我在什麼地方呀？你是誰呀？

男子 請你垂憐。我一向弄錯了人。我以爲你是我的馬麗：我的情婦。

女人「忿怒」無禮的奴才：你好大的狗膽！

男子 請你不要發氣。我的情婦是一個非常正經的女人。不過她說話沒有你這樣漂亮罷了。『亞拉伯國中的香料』那實在說得好：用那麼好的音調和至上的裁奪說出來。

女人 我在這裏曾和你說過話嗎？

男子 說過的。你忘了嗎？

女人 我剛纔是在夢中走着呀？

男子 永遠地在夢中走着吧，美麗的人兒，因為在那時候，你的話說來像蜜糖一般的甜。

女人〔帶着冷淡的尊嚴〕 你曉得你是同誰在說話，敢這樣不客氣地亂說？

男子〔毫不羞怯地〕 我却不問是誰。你大約也是一位宮女吧。照我看來女人只有兩種：一種是有甘美低柔而優雅聲音的女人，一種是不會使我入夢的，聲音粗糙和雞喔一般的女人。你的聲音具有一切愛的姿態。請別吝惜給我一會那種音樂吧。

女人 你的膽子真是太大了。你的恭維話也得緩和一會兒——

男子〔舉手阻止她〕 『你的恭維話也得緩和一會兒——』

女人 你這東西：你竟敢當着我的面學我嗎？

男子 這就是音樂。你不聽見嗎？在一個優秀的音樂家唱歌的時候，你不是要一再地跟着唱，直到你把那音律完全學會為止嗎？『你的恭維話也得緩和一會兒！』我的天！男子的整個心

思全表現在恭維話這一語之中了。恭維話！[拿出他的筆記簿來]怎麼說的了？『你的恭維話也得中止一下子——』

女人 好難聽的尾聲。我說的是『緩和——』

男子[急切地] 緩和：對啦，緩和，緩和。我的記憶真壞，馬上就忘了！我得立刻寫下來。[他開始寫，但忘記了又停筆不動。] 那一個是那難聽的尾聲？你說的非常對：我口裏說錯了的，耳中却聽得很明白。

女人 你說的是『一下子。』我說的是『一會兒。』

男子 『一會兒。』[他照這樣訂正過來。] 好的！[熱心地]現在既非一下子，也非一會兒，而是永遠地屬於我的了。

女人 哦呀！你莫是想乘機來和我談戀愛嗎？

男子 那兒的話：想談戀愛的原是你自己：我不過是把它傾出在你跟前罷了，一個這般珍重巧言的姑娘，我真忍不住要愛她。所以請你惠允，神聖無瑕的女王——不對：這是我從前在那裏說過的；對於你的愛的詞藻非得用嶄新的不可——』

女人 你嘴巴太多了。讓我警告你：我是比聽別人說教，還要更慣於向別人教訓的。

男子 會說話的人多半是那樣的。但是你說話就像天使一般，你確是那樣的，不過你還得知道我却言辭之王——

女人 王，哈！

男子 一點不差。我們實在是可憐的傢伙，我們這些男子女人——

女人 你竟敢叫我做女人嗎？

男子 還有什麼更高尚的名詞可以貢獻給你呢？不然我怎樣能愛你？不過你很可以畏避這名詞。我不是說了我們不過都是些可憐的傢伙嗎？但是這兒却有一種力量可以拯救我們的。

女人 多謝你的垂教。我知道我的義務。

男子 這並不是垂教，這是活生生的真理。我所說的力量就是不朽之詩的力量。因為知道人世雖是這般齷齪，我們雖是這般渺小，你只消將一件言辭的魔衣，包住這一切的齷齪，就可以改變我們的姿態，提高我們的靈魂，直到地上變成無數的天國。

女人 你用無數一語把你的天國弄髒了。你真有點誇大狂。你說話也得有點分寸。

男子 你這會兒說話真有點像彭。

女人 彭是誰呀？

男子 一個有學問的瓦匠，他以為天就在他扶梯的頂上，因此他竟敢於譴責我的飛躍。老實說，對於那美麗的言詞方可表白的天的榮光，够誇大和感激的那種言辭還沒有創造出來，那種歌調也還沒有唱過。要不承認這個便是邪說：你沒有聽見說過嗎，最初就有「言辭」，「言辭」是和上帝一道的，否，「言辭」就是上帝！

女人 你要當心，不可這樣擅自說神聖的事。女王就是教會的頭目。

男子 你就是我那教會的頭目，若照你最初那樣說的話，『一切亞拉伯國中的香料！』女王能够那樣說嗎？他們說女王很會奏琴。若肯爲我奏一曲，我將吻她的手。但是到那時爲止，你却是我的女王；我要吻那流露音樂到我心靈的芳唇。〔他用兩手去抱她。〕

女人 好無禮的傢伙！你必得趕快拿開你的手。

（黑女彎着腰身，像一個跑着的畫眉鳥一般，沿着臺地走向他們兩人的背後來。一見他們這種行爲，便忿怒地直立起來，嫉妬不堪地傾耳而聽。）

男子「沒有注意到黑女」那末，請不要再使我兩手爲着你那注入的生命的洪流而顫動。你就像極星吸鐵一般捉住了我；我真不能離開你。我們真要命啦，你和我現在沒有什麼東西能够分散我們。

黑女 我倒要看看，一味撒謊的狗子，你和你這齷齪的私娼。「用力打了兩下，她將他們兩個打作兩處，男的不幸挨了她右手一拳，直被打倒在扁石的地上。」嘗嘗我的拳頭，你這兩個傢伙！

女人「憤怒之下，拋棄了她的外套，威風凜凜地轉向她的襲擊者」你這該死的傢伙！

黑女「認清了對手，恐悚萬狀地跪下來。」威廉：怎麼得了：我打了女王。

男子「儘他可恥的姿勢所能做到的堂皇地坐起來」哼，你打了威廉·莎士比亞。

衣麗查伯女王「驚倒」啊，什麼！打了威廉·莎士比亞，真是！在這深更半夜到我皇宮裏來吵

鬧的威廉·莎士比亞，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呀？

黑女 他不過是一個戲子。哦，我的這隻手真該砍掉——

衣麗查伯女王 那自然。你沒有想到我要把你的腦殼也同樣地砍掉嗎？

黑女 威廉：救我的命。哦，救我的命。

衣麗查伯 救你的命。真是一個救主！我看這個人至少也是一個從士；因為縱是最卑下的宮女，也不會和一個出身微賤的僕人相好，以污辱我的宮廷的。

莎士比亞〔憤憤地站起身來〕 出身微賤的！我原是斯特拉福的莎士比亞！我的母親是亞頓！怎麼可以說是出身微賤！你怕是發了瘋呀。

衣麗查伯〔忿怒〕 胡說！我發了瘋嗎？你要明白——

黑女〔站了起來衝入二人之間〕 威廉：看上帝面上，請你不要再冒瀆女王了。要送命的。陛下，請別聽他瞎說吧。

莎士比亞 馬麗，我的性命姑且不論，就是要救你的性命，我也不想去諂媚一個忘記了對我家應受之尊敬的君王。我父親是破產了，這個我也不瞞；他對於做生意的過於大度，也就是因為他生長名門的關係，他從來不賴別人的債。他沒有還別人的錢，也是實在的；但是他都寫了字據給別人，這是明白的事實；就是這些字據，留在那些下等的小商人手裏，使我父親零落下來。